

地址：青海西甯西川徐家堡大路南

到民間來

第七廿第

日二月六年三十二國民華中

通訊處：青海西甯鎮海堡郵務信櫃轉

一月來之農民書報社

李秀

西寧縣屬第四區除家堡農村指導員籌設的農民書報社，自成立到現在，已經五月於茲矣。這個書報社，影響於社會教育及農民知識的關係非常重大；惜乎規模太狹小，內容欠充實，以致閱者皆有一「進門來，無書可讀」之嘆。因為社內所有書籍，多是關於黨義一方面的，這些書籍，自然是屬於政治學兼論理學的。一般農民，無論其識字多寡，皆沒有政治頭腦，和論理常識。——因為農民向來是對於國事不過問的。——因之，書雖盈櫥，只不過是書下了監獄、不會出櫥的。即各種新聞報紙及雜誌，亦僅供案頭之陳設品而已。——因為農民率欠閱讀新聞報紙及雜誌的能力啊！——故該社形式上雖已成立，其實，等於虛設罷了。

四月半間，當事者將上項情形，而陳省務特派員辦事處某要人，省黨特處即行概贈小學生文庫數十冊。——如中國故事，革命故事之類。——該書取材既美，行文又淺，

到民間來

極宜識字淺薄的農民閱讀；故自該項書籍到社後，閱者既比肩接踵，借條亦紛至兼投。據該社統計，五月份的閱讀人數，驟增至二百餘人，——比以前增多十倍。——借條達九十餘紙，——以前無借條。——像這個統計，我們可知知道農民非無讀書興趣，只在書之合乎農民的程度否也。而且，此人數及借條之驟增，即為小學生文庫的引誘之力量。

我們如果只照數字上的調查而說話，却不將「閱了以後怎樣，借了去是否閱讀」的二項事情考察清楚，徒在數字的增加上立論，究竟於社會是沒有影響的。該社仍是等於虛設。所以，我對這件，就下了一番整工夫來考察，哈哈！再沒有像這樣有趣味有影響的事情。因為我考察得的情形是這樣：

他們——閱者——看了那些故事，輒於耕種之暇，飯罷之餘，對他的爺爺奶奶大大媽媽哥哥弟弟姐妹妹等一千人講起來；說到高興處大家齊笑，講到悲切處一齊同嘆。有一次，我到某家去，正值全家芸草歸來，在吃飯的

一月來之農民書報社	李秀
告所謂祭海者	心天
血汗	馬遇乾
黃昏淚（續）	笑僧
天國	

時候，他家的一個民衆學校的學生一面一口一口的吃着飯，一面一句一句的講着書，講的是中國故事裏的愛國淚，——申包胥哭秦庭——講到申包胥在秦庭上大哭七日七夜滴水不進的那一段，大家都卸了箸，連飯也不向口裏挑，只呆呆的望着講故事者的嘴，講完了，他的祖父便接着又說起忠臣的故事來，——該故事係册籍所無，乃民間口傳小說也。農民俗謂之喧話。——一直講到掌燈一會。

據這個情形看來，那般閱讀諸君，一個個都做了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的教師了。其影響於家庭社會者，亦想見一斑矣。只可惜該項書籍册數過少，現已閱讀概偏，若當事者再行設法購置些來，豈不更好了麼？所以此項淺鮮書籍，比那政治學兼論理學的黨義書籍的深囚書櫥的有效多矣，而且、是何等的實際呀！

告所謂祭海者

心天

二三，五，二九，於徐家堡農民書報社。

水之碧浩無際者為洋。接近大陸者為海，內陸的非流水之大者為湖，小者為池為泊，此固極易懂得很能辨清的事物。即青海之青海，雖以「海」名，然終於失不了「湖」的乘謂。——地理學者稱青海鹹水湖。——那末，「海」這個東西，豈是內陸所有着？可是，青海一般平民，不知道湖與海之區別，凡遇着湖泊池沼，就名之曰「海」，亦可謂人冠牛戴了。

西甯西川韋家莊之幫堡條子溝者，係一山溝，因雨水衝泛，遂成深澗。去年秋，霖雨連綿，半月不晴，澗中之水，因久泛而山崩，便將澗溝被山土塞填，水無可洩，積而成爲澗池；寬約十丈，長可半里。這事在我們眼中，再沒有不乎其凡的了，但，附近居民，則認爲有「神」的作

用，故竟名之曰「海」。

若只名這個澗池爲海，也沒有什麼意思，便用不着我來多嘴長舌。費筆耗墨了恥可是村民們都備了獻食，携了祭物，還請幾個陰陽生，大設香案，諷經報神，說不盡叩頭如搗蒜，燒香似燃薪，化費許多現成錢，頗費許多整工夫，說：「龍王爺駐節於茲了。」不但說附近居民是這般，而且，竟多有不遠百里而來如此祭者。

呀！這是多麼愚魯而又滑稽的事啊！如果把這個小而又小的澗池稱爲海，還要致祭，那末，甘肅會寧清江驛的澗池，豈不遂成爲太平洋了麼？那又如何祭呢？如果龍王爺在這個澗池中駐節，那大洋大海的缺，却交代給誰攝象呢？假使宇宙間真有龍王爺的時候。

啊！祭海者！且聽我說吧！內陸裏是沒有海的，海裏是沒有龍王爺的。你若說：「海中當真有龍王爺」。我則問你：「朋友！條子溝裏的龍王爺，是光臉？是麻子？是倭子？是大漢？是個白臉娃？是個黑翠兒？你可曾認識清楚？」你若又說：「龍王神是凡眼看不見的。」我則又說：「凡眼不能見的，且休理牠，等到凡眼鍊成神目時，再和龍王爺做親家吧！何比我們拿凡口說神話，凡麵包獻神龍王呢？倒不知在耕田回到家裏之時，乏乏困困，拿起凡麵包，饅饅活活，將凡肚皮填飽啊！所以，朋友！我希望你在凡塵中間，不要夢想神境好了！」

二三，五，三〇，于徐家堡第一民校。

血汗

(續)

馬遇乾

何大聽了，不覺怔了一怔，他想老婆問他明知要錢，可有什麼回答。他以為是自己積的錢，恐怕是被他看見了吧！這有什麼辦法。他正在想着，他的妻帶着有些生氣的

氣又說道：

「我說了大會，你裝着沒有聽見嗎？錢，我已經說了，我已有些幾塊，因為我是個女人家，街上跑來跑去買這買那，總覺有些不便，怕多嘴的人看見了，要笑掉牙齒呢！不過你常在街坊上，隨便替我買些布梭就行了半會爲什麼一句話都不說呢？」說時，已將右手塞進衣袋，取出幾張洋元和幾張錢票，同時擺在何大的面前，指着說：「這是銀元五塊，這錢票也是五張，是每張一元的，你可隨便買些布梭吧！」

何大見了，喜不自勝，笑從眉間裏發出，笑迷迷地半會合不住口來；一面將牠慢慢底塞進衣袋，一面笑着向他說：「這可買些什麼是好？粗洋布可可行嗎？我剛才半晌不說話的時候，已經計算我的錢也有十來塊，也扯些布來縫件隨身衣裳好了。」

「這可隨你的便，我們窮人家的、除粗布的新衣，那再有什麼呢？至於你的衣裳，你明天趕快先布買來，我絲你的，過年的離今剛有十五天了哪！」

(三)

第二天，何大起身很早，照例的從某公司拉了車子，在街坊上亂跑，沒有一個僱主；他就將車子停在一個十字路口，遂即踏一家雜貨舖內，高聲喊：「掌櫃：買些永吉布，一尺價錢若何？」說時，將手插進衣袋裏，摸一摸錢、不曾遺失吧！

「來！先生，請坐，買幾尺，價錢隨便可以的！」舖內幾個夥計向他齊聲招呼。夥計拿過布來給他看了，開口每尺就要三角錢，他說來說去，結果是每尺二角半，夥計還說是自家人，看面子。給他妻扯了衣褲共二丈五尺，給他兩個孩子扯了兩丈，自己扯衣褲共三丈。夥計拿過算盤，的的答，共計價洋十八元七角五分，這一下，把個何大的

到民間來

舌根嚇硬了，但他臉上不敢顯露出來，默默地取錢來，除妻的十元外，自己又挑了八塊多，又買了些線索，共付洋十九元。夥計用麻紙包了布，給他挾了出來。夥計們還在喊道：「先生！下次可再來。」但他已不給回聲了。到得原處，將布在車筐裏，拉着車向家中便跑。妻將布打開來，開尺一量，已短了幾尺，再問問價錢，妻說是上當了，這種布最貴是兩角錢，他聽了不覺身一冷了半截，再有什麼說頭，只得忍聲吞氣，上這四元多的啞當了；接着妻替他量身材，他即出們去，幹他自己的生意了。

(四)

光陰之快，如箭飛去，不覺已經到了離過年三天的一天了。何大仍繼續做他的跑腿生意，這天街上的人格外的多，比較素日來得熱鬧快活些？何大剛停在街口，格有個僱客坐他的車子，叫他拉向中山市場。何大開口應允，講好了價車，招呼僱主上了車，便低頭向前奔馳，轉彎拐角，已經過了許多大街小巷，這裏已離市場有二三箭之地，忽然前面一輛雄大的汽車飛駛過來，何大聽見電笛聲，趕即抬頭一看，那汽車早已到得他的身邊，何大趕緊將身子往左一扭，希望避開，不料將他的車的一隻輪子，早被汽車軋過，已不成樣子了；車中客人便從車中傾了出來，在地上兩脚朝天。這一下，偏偏接迎着又衝翻了一對女公子的車子，把她們也同時傾了出來；便激怒了這倆女公子，在美貌的一對臉兒上，已薄薄的污了一層黑黃的塵土。那兩個車夫吵道：「好笨虫！你可知道這倆是誰的小姐！」說着，便將她們扶了起來。這何大還不及扶他車上的客人，那站在路口的兩個警察走來，給每個車夫頭上，先數了幾棒。責他防衛公安，便拉着何大，要他公安局裏去這一來何大的心，已嚇得突突價跳，兩腿也嚇得鬆軟了。便一面

三

免驗拉着已不能用的空車，一面向警士告饒道：「大人：……恩我……我是……是……並沒有……有犯……：犯規，是……是……是一輛汽……車……那僱何大的車的客人，對何大更是不己不罷。連車價也不給。何大在百忙中用手絹揩着額的冷汗，只見絹上的汗漬，三分是汗，七分是血。啊！血！啊！汗！……」

黃昏淚

(續) 僧笑

天使，公主，仙子等的將其全副靈魂香魄，以及靈體活力，在黃啞深處，殘燈暗處消逝了。——消逝了呀！笑的奔了玉姐那神色怨鬱而又倉卒的面龐！玉姐：

剛打了一個賣眼，便不見了姐和妹們，

姐妹何處？

難猜，難猜，

也須是去見司春之女神，

女神何處？

難尋，難尋，

且向那黃昏深處再趕一程。

哦！得了！玉姐看見他的姊妹，——公主，仙子，——和

天使伴燈同泣，便輕輕跪在天使座前，叩了首，天使扶慰

。公主，仙子，讓她坐下了。

玉姐；

啊！

天使！

啊！

姊和妹們！

妳們年年晴我歸去，歲歲丟我一人。而今啊！要回去，可好就此同行。

天使：

告玉姐，且休計歸程。

再換些時兒吧，給人間留些餘春。

眼見得春光已盡，珊瑚然夏神來臨。

俺去也，

莫傷心！

天使，公主，仙子，皆飄飄搖搖。瀟瀟灑灑而去。只可憐了

玉姐兒啣！

玉姐：

誰是失羣雁，

誰是薄命人；

拋得我——

孤孤單單，

了了零零，

悽悽慘慘，

嬌嬌嫩嫩，

愁斷了玉姐魂！

天使們一行三人飄搖瀟灑，羽化登仙而去。啊！只孤單了玉姐兒啣！

劇完全！

一九三四，五，一〇脫稿。